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中國融入世貿前瞻

在歷史轉折的時刻

戰爭曾經是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所以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道，存亡之地」。遠者秦之統一中國，羅馬帝國之征服地中海世界，近者土耳其之死而復生，以色列之在群敵環伺中屹立不倒，都是由戰爭決定。然而，能改變人類命運的，並非只有戰爭：在公元前五世紀所謂「軸心時代」出現的哲學思想與高等宗教，為人類過去兩千年文明奠定基礎；近三百年來各種思潮、理想、主義的澎湃、激盪、傳播，徹底改變了歐美乃至全世界政治結構，也重新塑造了人類社會面貌，證明思想具有可以與槍炮抗衡的力量。

弔詭的是，自8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追求竟消融了由軍事力量和思想分歧所造成的東西兩大陣營對壘僵局，「全球化」巨大浪潮沖塌了分隔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的藩籬，在槍杆子與筆杆子以外，出現了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第三個關鍵。孔子與佛陀、耶穌與穆罕默德、洛克與盧梭、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已矣，伴隨新千禧年降臨的，是dotcom的夢幻時代。在林則徐之後160年和陳獨秀之後80年，再次衝開中國大門的，不復是冷酷的鋼鐵或熾熱的理念，而是對美好未來的無限憧憬與希望。

然而，令人感到驚詫的，是中國與世界的這三次遭遇性質似乎迥異，底子裏卻何其相似。首先，是大門敞開之後，所清楚顯示的力量之懸殊——在過去，是軍事力量和思想深度之懸殊；在今日，則如諾蘭所斬釘截鐵、不容置疑地為我們反覆論證的，是中外各大企業在規模、人才、資源、結構等各方面——也就是在整體力量上之懸殊。其次，則是國人對這巨大差距的反應——在過去，是辦洋務、搞革命、改革開放；在今日，則如蕭耿和韓朝華所指出，也仍然是體制改革，雖然方向和層次也許不一樣了。換而言之，改變人類歷史的關鍵不斷在變，中國的反應模式基本上卻始終未變。

歷史不會終結，歷史變化也還將以更驚人的速度和無從預料的詭譎面貌呈現在我們眼前。但背負着五千年歷史文化與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是否仍然只能依隨遭遇差距—改革—遭遇……的漫長道路走下去呢？在今日，企業與經濟同樣是「國之大事」已不容置疑，但恐怕還沒有多少人意識到，喻之為「死生之道，存亡之地」，其實同樣貼切。否則，如蘇聯那樣龐大鞏固的國家，也不致於在轉眼之間冰消瓦解，成為歷史陳迹了。但這樣說來，今日的林則徐和陳獨秀又在那裏呢？想到這一點，是不能不悚然的。

—— 陳方正